



河北正定龙兴寺摩尼殿内彩塑



河北正定龙兴寺转轮藏殿

# 跟着梁思成，拜访古刹楼阁

【文/张晓雯 图/受访者提供】

文艺“大叔”宋骏从来不安于常规的旅行，那种参观景点型“旅游的旅游”早就不能满足他了。每一次旅行，他都会设定一个主题。例如，去过太多次日本还有什么可去？京都、东京舍去，购物舍去，不如就安排一条从北到南的火车之旅，体验日本从老火车到新干线各式各样的铁道文化；下个月，他马上又要根据司马辽太郎写的《坂本龙马全集》，准备沿着这位明治维新思想家的生前轨迹走一遍。

“很多古代留下的东西成为了景点，很多却在偏僻的地方。”宋骏前年去过一次“意大利建筑之旅”。一方面，他去拜访了一些小众但有特色的地标，其中不乏佛罗伦萨大教堂穹顶的设计者布鲁内列斯基这样的知名大师所建造的作品，却因为位于罗马的山上而乏人问津。

一方面，他有感于西方建筑从哥特式、文艺复兴时期到巴洛克式的巨大差异，相比之下中国的木结构建筑变化不多，形态稳定。复旦大学毕业的宋骏有不少厉害的学者老同学，为他推荐了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木结构古建筑——寺庙。于是，8月9日-8月17日，这个平日里也不烧香拜佛的人便踏上了一天看一座寺庙的旅途。

## 拍一张梁思成手绘的同款照

作为中国古建筑保护第一人，梁思成所做出的贡献是“看得见”的。此行宋骏参考的蓝本是由“读库”出品，依原件翻拍再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手绘图，开本很大，一页一图。这些手绘图原本是梁思成为自己用英文写就的《图像中国建筑史》所绘制的插图，从1931年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对中国古建筑展开系统考察与研究开始，测绘是他工作成果与美学造诣的集中体现，创造性地融入了中国传统工笔和白描的技巧，每座寺庙用正面与截面两张图展现，亦不缺各种建筑部件的拆解介绍，名词详尽，画工精细。

手绘图的背后是梁思成不为人知的辛苦勘探，相比之下，宋骏谦虚地说自己只能算是走马观花。确定的是，当下了火车，又转了几趟车，去到那些鲜少有游客，甚至人迹罕

至的“非景点”寺庙时，多少与当年先生顶着风尘找到它们的心情相重合。复习着文献上的历史重述，宋骏也在实地观察到了不少寺庙建筑的门道：“佛光寺在五台山很早就存在了，梁思成听说后，坐牛车、驴车去，发现梁上还写着捐钱盖寺的施主，有名字有年代，经幢上也有这个名字，能互相佐证；山西大同和太原之间的印县木塔则是他从照片上看到的，惊讶于5层里每一层又夹着2层，实际上可能有10层这么高的木塔，还完全是木结构，写信给印县照相馆后得知木塔还在。”有不少还得多亏了梁思成留下来的图像，否则早已因寺庙损毁，世人见不到原样。如原河北宝坻的广济寺，柱子被拆去架桥，随寺庙留下的精美唐宋辽彩塑只有在手绘图中才看得到。2007年在原址上重新盖了一座同名的寺，宋骏没有选择去。

在踩点每一座寺庙的时候，宋骏都会拍一张“同款照”。尽管有时因树木遮挡，无法做到神还原，但至少在同一角度拍一张，也算是对自己研究梁思成手绘图的总结盖章吧。

## 抬头，仰望斗拱

“我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跑到寺庙里，头就往上。”在宋骏看来，“地”不如“顶”来得奇妙。作为立柱和横梁交接处的承重结构，斗拱为中国建筑所独有，讲究可不少。

在建筑领域，我国古代两本最重要的文法课本——宋朝的《营造法式》和清朝的《工程做法》提到了“材”的概念。所谓“大材小用”，可能就是从这个典故来的。“一根梁即‘材’的比例一般是3:2，高3宽2，再根据造的房子的大小算‘材’的大小，越大的房子‘材’就越大。”宋骏介绍道。

在西方，这样的概念被称为“order”，即工程的法式、制式。西方建筑的order是柱，早在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里就有提及，柱径和柱高的比例继而决定了每一间神庙的宽度、大小。在中国，斗拱就是被提升到了这样的高度，由于斗拱决定了“材”的大小，“材”的大小根据营造法式又都是有

规定的，因此斗拱成了决定建筑面积、方位的最重要的核心。然而，斗拱在古代只为皇室专用，平民房屋并不会因为缺少斗拱就造不出屋檐。明清的建筑大多可见到细碎的花式斗拱，可证明那时斗拱的形式感已大过功能性。而在唐宋，斗拱却是实实在在必不可少的结构部件。因此，宋骏这一趟“寺庙行”主要看的是唐宋建筑，不光因为明清建筑在如今的遗存很多，称不上稀奇，还因为唐宋建筑的这一份“实在”比起明清建筑的装饰更吸引他。

在平遥古城，到处是吵闹的声响，满目是花花绿绿的色彩，马路上放着音乐。离开十几公里路，看到镇国寺的第一眼，宋骏就有种“得救”的感觉：“斗拱基本占了柱子高度的一半（清朝以后就占五分之一，斗拱很小很细），木头却很粗，风格古朴，和平遥的喧闹相比，这样的寺庙对我来说更自在。”

